

探访青海原子城

钱汉东

青海原子城是中华民族引以为豪之福地。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及两年后的氢弹均在此制造,由此,这片神秘之地也成为华夏儿女向往之处。守护着共和国和平与安宁的重器是如何产生的?这对我而言是个谜。今夏有幸应邀去西宁参加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学术会议,会议间隙我专程探访了青海原子城。

原子城坐落在青海湖附近的金银滩上,离西宁不远。原本以为这里是杂草不生的荒芜之地,哪料,出现在我眼前的是一片美丽的草原风光,绿草青翠欲滴,羊群绵绵不尽。“在那遥远的地方……”王洛宾那首摄人心魄的牧歌,就诞生于此地。如今原子城已成为绿荫覆盖、鲜花遍地的现代化名城。

原子城海拔三千多米,一年中近一半时间为风雪覆盖的严寒天气。早年,科研人员在此“干惊天动地事,做隐姓埋名人”。他们常年生活在帐篷或用茅草与泥土搭建而成的临时居所,吃的是按计划分配的粗食杂粮,其艰苦卓绝的奋斗已成为人间传奇。当我走进昔日核基地办公楼、试验场、厂房及第一颗原子弹、氢弹启运的火车站“上星站”时,内心充满对科学家的敬佩之情,没有他们当年艰苦卓绝的奋斗,哪来今日中华之傲骨挺立。眼前所见的历史文物,均被当地政府完整地保护下来,成为民族复兴的珍贵遗产。

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核爆炸实验场旧址,它像一座坚固的钢铁地堡,横卧在西北大地上。岁月流逝,它的表层已长满赭红色铁锈,贴近地面处清晰可见猫眼洞。原来科学家是穿着厚重的防核辐射衣服,在内室通过狭小的洞眼,观察核爆裂现象,经过数百次试验,终于获得了可靠数据。我好奇地从洞里往外瞧,那模拟核爆器离洞眼才二三十米,令人惊悚。原子城火车站旧站台前,当年启运原子弹的火车头静默地停靠着。抬头仰望高高的龙门吊架,心里平添了几分沧桑感。

中国为何要选择青海作为核基地呢?我请教了从北京前来参加会议的原国营221厂(核基地对外名称)最后一任厂长、85岁高龄的王菁珩先生,他在青海整整工作了33年。他告诉我,当时,中苏专家根据军用地图,在山西、四川、甘肃等地选址,时任原子弹工程主要领导认为,四川人口多,不便,甘肃张掖尚可考虑。而后,又到青海去考察,在省委领导的支持下,他们来到几乎与世隔绝的金银滩草原,得知此地牧民不多,取水化验合格,这里离青海湖也较近,是一块适合的宝地。于是专家提出在此建221基地,1958年经中央批准,中国核工业序幕开启。

来到原子城,自然会想到民族巨匠——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。钱三强的恩师居里夫人曾对他说过:中国拥有原子弹才能保家卫国。钱三强牢记恩师的嘱咐,殚精竭虑,为中国原子能事业立下奇功。查阅文献史料,知晓身为核工业部副部长的钱三强,当时老挨批,但他不计个人得失。1958年中央决定建造我国第一座原子能反应堆,他力排众议,大胆起用34岁的科学家邓稼先。他说:“稼先同志,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,调你做这项工作,怎么样?”大炮仗?邓稼先马上明白是原子弹,心里咯噔一下,自言自语道:“我能行吗?”钱三强告诉他此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对他下半生的影响。邓稼先服从了组织的调动。1961年,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,钱三强顶着巨大压力,知人善任,推荐批走“白专道路”的“老运动员”于敏负责氢弹理论的预研任务,后又主动承担政治责任,拍板调于敏从事并领导这项工作。邓稼先、于敏等科学家的卓越贡献,举世瞩目。原子弹爆炸那一刻,世界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。

漫步原子城,心潮起伏,遥想公元前121年的西汉,战神霍去病率军击败匈奴,在今西宁建“西平亭”以彰其功,开拓了丝绸之路。两千年后,中华儿女在此创建了让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伟业。曾经的青海令人瞩目,今天的青海正在为弘扬“两弹一星”之精神而努力。如今“两弹一星”精神已镌刻在祖国大地上,深入人心,成为后人不懈奋斗的动力。

秋天的扎龙湿地空旷而又寂静。泛黄的芦苇荡一望无际,微风悄无声息地吹过,除了轻微的“沙沙”声,再无别的声音。扎龙湿地是世界最大的芦苇湿地,生存着众多鸟类,但我无心留意别的,此行只为闻得鹤鸣。

这一切,缘于35年前的一个故事。那年深秋,我独自一人出差到盐城,听当地人讲了一个关于丹顶鹤的故事:一个出生在驯鹤世家、家住齐齐哈尔的姑娘,在东北林业大学进修后,只身到盐城自然保护区工作,担任盐城沿海滩涂自然保护区驯鹤员,后来这位姑娘因为寻找走失的丹顶鹤不幸溺水去世。召开追悼会的那天,当地突然出现罕见的日全食,当地人认为,丹顶鹤本就是仙鹤,这位驯鹤人的不幸离世,显然惊动了上天。当时听完故事,我并没有深想。

几年后,朱哲琴凄美的歌声,听得我泪流满面。查阅了资料后,发现朱哲琴所演唱的《一个真实的故事》(后改名为《丹顶鹤的故事》)中的主角,竟然就是我在盐城听当地人所讲故事里的主角。此后的几十年间,偶尔还会听到这首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,虽然不如第一次听到此歌时那么激动,但总会为那个23岁的年轻生命不幸离世而潸然泪下。

后来了解到,这位姑娘叫徐秀娟,1986年5月,她带着3枚鹤蛋,奔波了3天3夜,终于来到了黄海之滨。在这里,她参与创建了滩涂珍禽自然保护区和江苏省第一个鹤类饲养场。当时丹顶鹤人工孵化是世界前沿课题,徐秀娟用她在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系进修学

鹤鸣九皋

草 丛

到的知识,成功实现了世界首次丹顶鹤越冬地人工孵化。这几只幼鹤,也成为徐秀娟生命的一部分。

1987年9月的一天,名为“牧仁”和“黎明”的幼鹤在笼子里不停鸣叫,深谙幼鹤性情的徐秀娟把两只幼鹤抱出放进水塘戏水游玩。谁知“牧仁”和“黎明”玩兴大发,竟然先后飞往芦苇荡深处。后来,在寻找幼鹤过程中,由于极度劳累加上天色已黑,徐秀娟涉水时不幸沉入河底,永远离开了她心爱的丹顶鹤……

原本以为这就是故事的全部,但到了扎龙湿地,听工作人员介绍,原本就感伤的心,又多了几分沉重。

当年,徐秀娟的弟弟徐建峰得知姐姐去世的消息后,毅然辞掉国企的工作,回到家乡继续完成姐姐未竟的事业。谁知祸不单行,2014年4月的一天凌晨,一直惦记着湿地里野生丹顶鹤的徐建峰,像往常一样只身前往湿地里丹顶鹤巢区时,不

幸遭遇交通事故意外身亡。

但这还不是故事的结尾。徐建峰去世后,女儿徐卓在整理父亲生前的十几本工作日记时发现,在自己眼里很普通的父亲,竟然对工作那么认真,对丹顶鹤的感情那么深。这让她萌发了完成父亲未竟事业的念头。

当时,徐卓正在东北农业大学学园艺。她坚决向学校提出申请转学到姑姑曾经就读的东北林业大学,学习野生动物保护。2016年8月,徐卓从东北林业大学野生动物资源学院毕业后,义无反顾地回到了扎龙保护区,接过家中长辈手中的接力棒,继续守护这些生灵。徐家第三代护鹤人的故事开始了。

在扎龙湿地,我如愿闻得鹤鸣。中午时分,随着驯鹤人一声哨响,几十只丹顶鹤从山丘背后腾空而起,飞向蓝天。有意思的是,其中一只忽然转过方向,带着特有的“呦呦”声,几乎是贴着我的头顶一掠而过。它们在天空转了一圈后,又回到眼前的浅滩,开始享用驯鹤人抛出的鱼虾。

鹤鸣的声音很特殊,“鹤鸣于九皋,声闻于野”,因而人们常用“鹤鸣九皋”来比喻贤士身隐于世。其实,若论贤士,徐秀娟这样的普通劳动者才是真正的贤士,虽然她已“身隐”三十五载,但人们从未忘记她,那首《丹顶鹤的故事》,人们也一直传唱下去。



乘风破浪
任重道远

篆刻 吴伦仲

出门不便,干脆在家倒腾书房。家里有读不完的书,也有很多书需要处理掉以腾出地方放新书的书。书搬来搬去挺累,但所带来的惊喜也不少。每个读书人的书房里,都藏着很多秘密,埋了不少宝藏,不去翻腾,它们就安静地挤在书房角落,等待主人去发现。

我的书房里有成千上万册签名书,那上面记录着人与书的缘分,人与人的缘分,上周意外翻出两本“群签本”,让我无比惊喜。这两本书叫《开卷》和《凤凰台上》,是南京《开卷》杂志编的两本合集。

南京《开卷》杂志是董宁文创办的民间读书杂志,已有二十多年,当代文化人几乎都是《开卷》的作者,我也有幸成为《开卷》增刊读者,常年享读《开卷》。这本杂志以朴素的装帧和文风,专注于读书人的日常生活和故事,懂得读书人的品性和品格,在读书界享有盛誉。

大概十三四年前,《开卷》杂志主编董宁文先生,在北京召开了《开卷》《凤凰台上》发布会,邀请了众多北京文化界名家。我当时在《新京报》编文化版,也应邀参与了这场盛会。

《开卷》和《凤凰台上》是杂志精华选集,系《开卷》杂志一次阶段性好文展现,让人进一步认识到这份杂志,以及它走过的路和想营造的文化氛围。董宁文先生作为刊物主编,用心经营围绕《开卷》的文化人脉,常年给作者们赠阅刊物,并不时走访,和文化老人们聊天,沟通感情,看起来是很传统的编辑和作者的关系,却是最真诚的情感链接。同为编辑,我不得不承认自己这方面的不足,虽然在北京,守着那么多文化老人,却很少走动。

这次会议邀请的文化老人,大多也是我任编辑的副刊作者,也都认识,但见面不多,所以,一次性和他们相聚,很开心。借由会议间隙,我拿着两册书请与会文化名家一一签名,留下了这本珍贵的“群签本”,签名的有:资中筠、陈乐民、陈四益、李君维、李文俊、张佩芬、吕恩、屠岸、姜德明、方成、蓝英年、扬之水、止庵、谢其章、李辉等先生。十多年过去了,今天翻出这两本“群签本”,愈发觉得珍贵,而且,陈乐民、李君维、吕恩、屠岸、方成等先生已先后过世,书中保留的这些签名就成为对他们最深刻的记忆。

李君维这个名字很多人不太熟悉,但他的笔名“东方蝥螋”在民国文坛特别重要。他曾先后任上海《世界晨报》《大公报》编辑、记者,作品具有典型的海派文风。其代表作有《绅士淑女图》《名门闺秀》《伤心碧》等。我曾约稿并发表过东方蝥螋先生的作品,当时很多同事来问,这作者叫东方什么?蝥螋二字取自《诗经》中《邶风·蝥螋》:“蝥螋在东,莫之敢指。女子有行,远父兄弟。”蝥螋,意为彩虹。古人以为婚姻错乱则会出现彩虹,这是讽刺女子私奔的诗。李君维先生的作品多关注女性,书写淑女、名门闺秀对命运的抗争,所以,借由《诗经》的“蝥螋在东”,而取笔名东方蝥螋。

签名中有陈乐民和资中筠伉俪。那时候,陈乐民先生已经患病在身,能来参加这种聚会着实不易。如今,陈乐民先生已经过世十多年,资中筠先生平日与钢琴为伴,我每次去探望资先生,都看到墙上挂着很多陈乐民先生的书法、画作,依然能感受到陈先生的音容笑貌。陈先生的藏书也完好保存在书架上。

还有翻译家李文俊、张佩芬伉俪,也给我写过很多文章,那些年也去家中探望过,如今不做编辑了,很多年没再去拜见。有一年去社科院戏剧评论家童道明先生家拿稿子,童先生刚好住李文俊老师楼上,下楼的时候顺便去拜见了一下,那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。

回看这一个个签名,回忆起点和这些文化名家交往的点点滴滴。如今去别人家探望似有不便,希望早日带着这两本书,再去探望这些老先生们。



悄悄盖起金色的家

(插画) PP殿下

今年的柿子摘得晚了一些,往年秋分节气,差不多中秋前后就已经摘空了,独留下一两只高处的悠悠地挂在枝头,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。

今年天气干燥,没下过几场像样的秋雨,且天热,一直热到了国庆节,柿子都还青着,就留到寒露过后。天气越凉,柿子越甜,尤其是经霜的柿子甘如饴糖,甜如蜜。树上长熟的柿子与捂熟的柿子是不可同日而语的,那是被秋风吹拂过,被秋露滋润过,被秋霜洗礼过,被秋阳朗照过,可以说是采天地之灵气,集日月之精华。

这棵柿子树是母亲栽下的,就栽在我家楼下,正对着我家书房,一抬头就能看见。从此我的窗前就有了一棵树,春

天里长出新叶,春末开出淡绿色的柿子花,秋天就结出红红的柿子,如同挂满了小灯笼。一棵柿子树,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景致。

当初这棵树栽下的时候,还有些低矮,如今已经长到三层楼那么高了。母亲对这棵树上有着旁人没有的特殊感情,施肥剪枝,兢兢业业,从不马虎,在她的悉心照料下每年都会结出甜甜的柿子,摘柿子几乎已成为我家每年进入秋天的一种仪式了。

这几天连着下了酣畅淋漓的秋雨,气温骤然降下来。早上母亲下地掐菜,发现地里的菜叶上已经有了霜,霜打后柿子的脸庞就慢慢地红起来了。今天的天气极好,昨天的

一场西风将天空刮得一碧如洗,有一些薄云在天空飘浮,宛如轻纱一般,蓝天白云还有红柿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。

母亲站在柿子树下,望着蓝幽幽的天,是摘柿子的时候了。中午二哥要回来摘柿子,一个在下面扶着梯子,一个提着篮子在下面接,再有一个人在上面摘。二哥身手矫健,他噌噌地爬上梯子。先从低处的开始摘起,高处的就要用那根长竹竿了,看准一只柿子用力往下一拉,有时枝叶太稠密,看不清楚,需要下面的人指点着去摘。一个小时,柿子就摘得差不多了,还有几只高处的就留给鸟雀做食粮吧!

柿子摘净了。落了满地的柿子叶,有些空旷。母亲说,没事儿,柿子树明年还能生出新枝。

他最近在忙什么,身体怎么样?把兄弟姊妹几人都叫回家,围着柿子树,大家在一起聊聊天,交流一下生活与工作,体验丰收的乐趣,感受家的温馨。

摘柿子需要几个人协同,一个在下面扶着梯子,一个提着篮子在下面接,再有一个人在上面摘。二哥身手矫健,他噌噌地爬上梯子。先从低处的开始摘起,高处的就要用那根长竹竿了,看准一只柿子用力往下一拉,有时枝叶太稠密,看不清楚,需要下面的人指点着去摘。一个小时,柿子就摘得差不多了,还有几只高处的就留给鸟雀做食粮吧!

数了一下,大概有三百只柿子,今年算是丰收了,只不过是一棵瘦弱的柿子树,却结出了如此丰盛的果实,让人想到母亲,也是以单薄的身躯,哺育了我们兄妹几个。摘下来的柿子,除了自家吃之外,其余的就分给亲朋好友与众邻居。

邻居间时常互赠礼物,楼上的王阿姨,夏天时常送蔬菜西瓜过来给我们尝鲜,全叔春末送来一大袋黄澄澄的肥杏。秋天了,也让他们尝尝我家的柿子,大家投之以木桃,报之以琼瑶,互相道着“柿柿如意”。

十日谈

草木有情

责编:徐婉青

顶天立地如泡桐。

明日请看本栏。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